

·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研究丛书 ·

实践的理性 和理性的实践

SHIJIAN DE LIXING HE LIXING DE SHIJIAN — MAKESI SHIJIAN LIXING SIXIANG TANXI

—— 马克思实践理性思想探析

关锋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吴继平

封面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陈 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的理性和理性的实践——马克思实践理性思想探析/关锋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8471-8

I. 实… II. 关…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研究
IV. 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7941 号

实践的理性和理性的实践

SHIJIAN DE LIXING HE LIXING DE SHIJIAN

——马克思实践理性思想探析

关 锋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209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471-8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理性观的哲学史探考	8
第一节 作为终极性的“真”和“善”的理性:古代本体论理性观	10
一、前苏格拉底哲学:理性和逻各斯(本原)	10
二、苏格拉底:理性与“善本身”(概念的“善”)	13
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理性和超验的真、善世界	17
第二节 作为确立普遍真理能力的理性: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	21
一、近代自然科学理性:运用科学方法发现确定知识的能力	21
二、“道德真理”、“政治真理”的发现:科学认知理性的推广	36
三、科学主义的形成	39
第三节 走向“大全理性”: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	43
一、康德: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分立	43

二、从费希特到黑格尔：“大全理性”的形成 和理性的本体论化	49
小 结	57
第二章 走出抽象理性：马克思理性思想的演变和发展	63
第一节 马克思在什么意义上是理性主义者	64
第二节 走出抽象理性的迷途：马克思理性思想的 演变、发展	69
一、最初康德式的理想主义理性观	70
二、博士俱乐部期间的自由主义理性观	74
三、莱茵报时期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观	79
四、莱茵报晚期到“新唯物主义”的创立：人本 主义理性观	87
五、1844 年到 1845 年前后：走向实践理性	100
第三章 马克思实践理性析要	105
第一节 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哲学的总界定	107
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形成的文本标志	107
二、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 实质	111
三、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人、自然、社会：实践 本体论	113
第二节 实践理性：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视域中的 实践和理性	126
一、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形成	126
二、实践：人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还是认知意义	

上的?	133
三、实践的特征、属性分析	142
四、现实的人:实践人、非理性人、理性人	150
五、实践唯物主义中的实践理性,应突出强调 什么?	156
第三节 社会历史认识论:马克思实践理性的知识论 ..	164
一、马克思实践理性与认识论	164
二、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质:实践认识论或 社会历史认识论	171
三、社会历史认识论: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的 社会历史性	175
四、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历史认识论中的“自然 认识”	183
五、社会革命、社会改革实践与对“社会、历史的 认识”	193
小 结	205
第四章 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当代反响:以哈贝马斯、萨林斯 为例	208
第一节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 “交往理性”	209
第二节 萨林斯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理性”	227
小 结	243
第五章 和谐社会:实践的理性与理性的实践	246
第一节 和谐社会、理性与实践	246

一、和谐:马克思实践理性的本有维度	246
二、和谐社会与理性的实践	251
三、和谐社会:实践创造的和谐与理性的和谐	255
第二节 从实践的理性到理性的实践	258
一、不合理的实践与失衡的理性:现状反思	258
二、和谐社会:和谐的实践理性和理性的和谐 实践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5
后 记	278

导 言

什么是理性或如何理解理性？何以通达理性知识？可以说，这些问题是哲学史中迄今尚未息止的恒久话题。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哲学流派、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对理性表达过看法、发表过见解。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西方哲学是以理性话题、理性精神为主轴而运演的。生成于西方哲学传统并吸纳了西方哲学诸多优秀文化养分的马克思哲学，同样也毫不例外地关注过理性问题。

本书认为，纵观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史，先后主要形成了三种主导性的理性观。

其一是本体论理性观。这种理性观在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内在本原说中被明确标示出来。这种理性观把理性（逻各斯）视为世界的“内在本原”，万事万物生成、“是其所是”的原则、规则。作为世界生成规则、逻各斯的理性含有两层主要指向：最真的存在和最善的存在，这意味着理性含有两种向度：真和善。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发展，附属于本体论的认识论逐渐显现出来，作为功能和属性意义上的理性即主体理性意识开始形成。与实体意义上的理性即作为逻各斯意义上的理性相应，主体理性和理性知识同样含有两重向度：求真，真知识；求善，善知识。

其二是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这种理性观就其主导倾向而言,视理性为主体的本质性力量,这种本质性力量就在于主体用它去探求事物的根本,获致关于事物根本的普遍有效、确定必然的理性知识——科学真理。而获取普遍有效、确定必然的科学真理的关键,在于掌握一套普遍有效、确定必然的科学方法,所以,在这种理性观看来,理性的实质就是掌握和正确运用科学方法的能力。

对于近代认识论哲学来说,这些科学方法要么是经验论的归纳法,要么是唯理论的理智直观法和演绎法。通过这些科学方法,人们不仅能认识自然事物的真相、本质或规律,达成关于自然事物的事实性真理,而且可以并应该认识社会事物、社会现象如国家、法律、道德等的本质,获得价值性真理。这样一来,人不仅可以成为自然的主人,而且可以成为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既实现对自然的超越,又实现对自己的超越。

其三是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内容较为复杂,总体上说,从康德到黑格尔,“大全理性”逐渐形成。黑格尔绝对对理性思想的提出,标志着古典本体论理性观在近代的高级复活。

不管是古代本体论理性观,还是近代认识论理性观,由于缺乏科学的实践观,以及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主体观、历史观、社会观,它们都陷入了自为的悖谬中无法走出来。

其中,古代本体论理性观把理性(逻各斯)视为世界的根本、“本体”,理性成了创生世界的、“无人身的”、冷冰冰的“绝对理性”,并以此把世界割裂为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和“绝对理性”同一的本体性的“理念”世界、“纯形式”世界或上帝的天国,这是个纯真、纯善、纯美的世界,是“确定性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大众生活在其间,充满变动,充满感性欲望、情感体验的经验世界。

或者换言之,一个是由理智思维或理想语言编织的“概念王国”、形而上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生活世界。从总体上看,古代本体论理性观极力彰显前一个世界而贬抑后一个世界,把后一个世界视为俗众的非理性世界。这种理性主义同时是一种极端的贵族主义、精英主义。两个世界的对立,在基督教宗教哲学上帝与俗民、天国与尘世的对立中达到顶点。随着这种对立的不断加剧,古代本体论理性观陷入自为的二难困境中不能自拔:人们之所以需要理性,是为了勘定一个“确定的世界”,战胜现实所带来的恐惧,为现实人生的自我超越奠定价值指引,但其结果却恰恰相反,这种理性的世界不但和现实世界、现实的人(大多数人)无所关涉,而且轻鄙、贬抑现实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感性生命。

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本体论理性观的反拨,在其主要意义上,理性是主体的本质性力量,是主体谋取现实生活幸福和现实人生超越的能力。理性的首要意义、首要任务是使主体作为万物灵长卓立于自然面前,具体地说,就是“认识自然以利用自然”。所谓认识自然就是抓住自然事物的根本,寻找自然事物中“确定的世界”,理性也因此成为自然科学领域的理性,成为寻求自然事物本真面目——求真的理性。要寻求自然事物的根本,就必须有一套对待自然事物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是确定且普遍有效的。

科学方法对认识自然事物固然重要,但近代认识论哲学,不管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把方法绝对化、永恒化了,由这些科学方法所得出的知识就成了“永恒真理”,这就把主体、理性、理性知识都抽象化了,形成“抽象主体的抽象理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主体仅仅是科学方法的机械使用者,它或者是面对自然事物“客观的”“旁观者”,或者是直窥自然事物“本质或本质性规定”的孤立

的“理智直观者”，主体的能动性、现实性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这也从而就谈不上真正坐实了主体性。

在近代认识论理性观那里，理性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认识社会事物、社会现象，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但要认识社会事物、社会现象的根本，就需要把自然科学已经被证明为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运用到人文世界和价值世界。由此，所谓人文科学不过是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领域推广的结果，所谓人文理性、价值理性不过是科学认知理性在人文领域、价值领域的推广而已。这实质上是以自然科学同化人文科学，以科学理性同化价值理性。

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先后用先验主体性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来解决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和古代本体论理性观的矛盾，但由于其唯心主义的局限性，不但没有解决前人的问题，自己本身也深深陷入了抽象理性观的泥淖中。

马克思哲学倡导的是实践理性观。

在马克思哲学看来，理性既不能被视为冷冰冰的、“把人看得无限渺小”、作为世界“根本”的“无人身理性”、“绝对理性”，也不能等同为近代认识论哲学所主张的可以超越时空限定而普遍有效、为每个人都能掌握的科学方法。如果说古代本体论理性观所谓的“理性”主要是一种抽象的“无主体理性”，那么近代认识论理性观所谓的“理性”是一种抽象的“‘伪主体’理性”、“假人身理性”，之所以称其为“伪主体”，是因为它们所理解的主体总体上是“单个人的直观”的结果，而不是把主体理解为“感性活动”的主体，主体因缺乏社会性、历史性、个体性而成为抽象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主体。马克思哲学认为，科学地理解理性，就应把理性视为实践主体的实践理性，更具体地说，就是社会实践主体、感性活动的

主体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科学地认识自然、社会,把握自然事物、社会事物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处理和妥善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交往关系的能力,或者简言之,就是社会主体使自己的社会实践有效的能力。

无疑,马克思哲学实践理性观为我们科学地理解理性、正确地看待理性提供了很好的切入方式,它同时为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批判包括古代本体论理性观和近代认识论理性观在内的传统哲学理性观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但是,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马克思实践理性观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在国内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尤为明显。国内学者有关理性问题的专著,就笔者所掌握的,屈指可数。较有影响的两部:一部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韩震所著的《重建理性主义信念》,该书站在马克思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对传统的抽象理性观进行了批判,提出建立历史理性的思想。在笔者看来,这些探讨无疑是可贵的。但惜乎韩震教授重点在于反对传统理性观和非理性主义,而没有全面挖掘马克思哲学理性观的内容,尤其是他没有把理性与实践全面地联系起来建构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理性观,他所“重建”的理性主义信念很难说真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另一部是中山大学的冯玉珍所著的《理性的悲哀与欢乐》,该书重在从哲学史的角度梳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分析理性在历史中不断出现的问题。这本书基本上很少涉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理性观。

由于国内专门研究马克思哲学理性观的相对贫乏,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马克思哲学在理性问题上没有什么独创的内容和特殊的价值,进而造成人们把马克思哲学的理性观等同于近代哲学认识科学认知理性观,从而大大遮蔽了马克思哲学较之于近代哲学的现代性、革命性。

国外专门研究马克思哲学理性观的专著,也颇为少见。但自认为是坚持并承扬了马克思哲学理性批判精神展开对非理性主义、传统理性观批判的,却颇有人在。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一是卢卡奇。卢卡奇在《理性的毁灭》中,自认为站在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理性观立场上展开对德国近现代非理性主义批判。诚然,卢卡奇的批判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卢卡奇却无疑是站在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的科学主义认识论立场上进行批判的,他实质上把马克思哲学的理性观等同于近代科学主义理性观,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重大异质性。另一著名代表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其中又以霍克海默、阿多诺最为典型。他们对近代抽象理性观展开了深刻而又无情的批判,斥之为“同一性的专制”,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克思哲学对近代抽象理性观批判的继续。但绝不能因此把霍克海默、阿多诺的理性观等同为马克思哲学理性观,他们更多的是张扬了理性的批判向度,而忽视甚至漠视了理性的肯定向度,他们多少脱离了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批判而批判,实则不过是一种抽象理性批判。

学界、理论界之所以出现马克思哲学理性观研究不尽如人意的贫乏状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中直接阐述自己理性思想的文本比较少见,集中性地进行论述的基本没有。但笔者认为,只要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科学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马克思哲学理性观理应被探掘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因为实践何以可能、何以有效必然涉及实践中的理性问题,人类实践都或多或少的是在理性影响下的实践,甚至是在理性支配下的实践。社会实践是马克思哲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和实践紧密联系的理性,对马克思哲学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话题。其二,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革命理论,它首要的使命是指引无

产阶级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认清自己的解放之途,这就必然涉及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和历史的问题,而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实则是理性认识的问题。在此,张一兵先生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实则是一种“社会历史认识论”,此论是非常合理的。作为社会历史认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人们如何运用理性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显然,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涉及理性问题的表层文本并不多见,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关注理性问题,没有自己的理性观。但正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观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诠释学,离不开对原典文本进行实践性诠释,即联系社会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对文本进行新诠释。

正确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观,毋庸置疑,是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一项很紧要的理论工作,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观长期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理论意义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非常明显。而且,还远不止如此,正确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观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不管是宏观地开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微观地考察我们个人日常社会生活,都需要科学理性观的指导,需要正确运用理性,进而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有效地运行。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和实践理性和理性的和谐实践。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观究竟有什么样的内涵?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它对传统理性观有何继承和超越,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观看来,传统理性观有哪些问题?现代哲学重建理性的运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观看来,有何得失?或者反过来,马克思的实践理性在当代有什么反响?本书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读,尝试努力解答这些问题,探掘马克思的理性观。

第一章 理性观的哲学史探考

康德有个颇为精当的比喻,哲学家是“人类理性的地理学家”。^①而胡塞尔说,哲学“应该是揭示人类本身‘与身俱来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②人类对理性的自觉意识萌生、成长和成熟于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把握世界的征程中,与之相适应,理性则成为哲学史上持久的重要话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不夸张地说,一部哲学史,就是理性观的演变史,理性是激荡在哲学史深处强劲的声音。

基于这种认识,本章重在梳理马克思哲学产生以前哲学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几种主导性理性观,以明晰理性的基本蕴意和这些主导性理性观各自的主体内容,作为本书后面展开马克思实践理性观分析的背景性知识。本书认为,在马克思哲学以前,曾经存在过三种主导性理性观。

其一,古代本体论理性观,这种理性观以柏拉图的“理念论”最为典型。在这种理性观中,理性的首要意义是世界的本体存在,

①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②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页。

它作为超验的世界,既是最真(确定)的存在,又是最善的存在,是存在本身。理性因此有两重向度:真和善。理性当然也有认识论的含义,即理性是一种反思性的求真、获善的能力。但由于本体论的限制,作为反思(求知)能力的理性,主要表现为抽象的理智直观和与现实世界无涉的、思辨的概念逻辑推理能力。

其二,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在其主导意义上,视理性为主体掌握科学真理的能力。而科学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其根本依据不在于它是否像巴门尼德、柏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世界本体(绝对存在、存在之为存在)的认识,而在于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取普遍性、确定性知识。

这些科学方法首先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形成的。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成功,自然科学成了科学的模本,人们开始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寻找诸如政治、道德等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真理”。科学(自然科学)、理性、真理、方法在科学认知理性观中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并最终形成强盛的科学主义思潮。

近代英法科学认知理性观,对转到唯物主义立场尤其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马克思,影响很大。

其三,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比较复杂,它在总结、反思近代科学认知理性观的基础上走了一条由分立到统合的曲折道路。康德强调,要把科学认知理性(理论理性)和道德活动中的理性(实践理性)区分开,实践理性的实质是“人为自己立法”,它关系人自由、自觉、自主地进行道德活动。康德以后,理性一方面沿着康德所开创的自由、自觉、自主即“精神化”的命意前行;另一方面则反康德而行,即被康德所分立的理性回复统一。到黑格尔那里,理性成了统摄一切、创造一切的“大全理性”,理性既是实体,又是主体,这是古代本体论理性观在更高层次的

复活。

转向唯物主义立场以前的青年马克思,正是以德国古典哲学理性观的思维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

第一节 作为终极性的“真”和“善”的 理性:古代本体论理性观

一、前苏格拉底哲学:理性和逻各斯(本原)

古代本体论理性观和古代哲学基本上是共生同构的。按照杜威的说法,古代哲学始于“确定性的寻求”,这是因为,“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①,来为短促无定、变幻无常的人生奠定牢靠的心理支撑、精神支柱。这种能够带来“安全感”的“确定的世界”,对于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古代先人而言,只能借助于哲学式的抽象思维来实现,这同时意味着对现实危险世界进行“观念上的征服”。所以,胡塞尔说得很好,“哲学的确定性是人性所必需的一种价值。”^②而最“确定的世界”无疑就是“万物之本”:本原。古希腊哲学肇端于本原说,概因如此。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说”,标志着古希腊哲学由“外在本原”(感性直观或在此基础上简单抽象猜测而成,如水、气和数本原等诸本原说)推进到“内在本原”,这无疑是哲学思维的一大进步。所谓“逻各斯”,就是万事万物的“自然”(本性),是万物“成其所是”的根本、依据,是事物内部本身固有的规则、准则、原则、秩序

^① [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德]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8页注^①。

(结构),是变中不变,是最确定的东西,是最高的实在、“真正的存在”(黑格尔语)。那么,人如何通达、把握事物中的“逻各斯”呢?赫拉克利特和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坚信“世界(事物)与人同性同构”,逻各斯既深隐于事物内部,也潜藏在人心内部,前者构成“事物(客体)逻各斯”,后者构成“主体逻各斯”,主体逻各斯要求我们有根据、有理由、合一定规则、尺度(符合逻各斯)地进行思考和言说。逻各斯就是理性的最初含义。遵从逻各斯,按一定规则、尺度进行思考,就是主体的理性思维。而感觉则正好相反,它是无根据、无理由、不符合逻各斯的主观随意轻信,所以,“感觉的确信是没有真理的”。显然,只有用主体的逻各斯、主体的理性思维才能获得关于逻各斯这个最确定世界具有普遍有效性、确定恒常的真理知识,用杜威的话说就是,“若欲寻求完善的实在和完全的确定,就必须求助于冷静无情的理性”。^①

真理就在于两类理性的契合。怎么契合的呢?或者说确定性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呢?“赫拉克里特的唯一答案是‘通过感官的门’。当一个人醒着时,‘宇宙—理性’就通过洞开的感官流进他的身体,这样,他就认知了。”“知识就依赖于通过感官而形成的内外理性的交互作用。”^②黑格尔为之评论说,“赫拉克里特尽管主张感觉知识中没有真理,因为一切存在的都流转着,感觉确信的存在当其存在时是不存在的;但他也同样认定在知识中客观的方法仍然是必要的。我所知道的合理的与真实的东西是既从对象性中,亦从感性中,从个别中,从确定和存在者的东西中回归

① [美]杜威:《确定性的寻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②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1997年重印本,第91页。